

拳变纪略

继昌

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初，盛京卿宣怀由沪电致总署云，由保定电局寄信，直隶涞水有义和团匪，拒捕戕官，焚教堂，据涿州，有犯省城之语。朝旨询直督有无其事，裕帅禄始奏称有之，现派兵捕治云云。时都中有传闻该匪猖獗情形，毁电杆，拆铁路，因命提督聂士成派队弹压，保护路工。匪众竟敢伤聂军，聂军亦伤拳众。军机大臣荣禄，适在假中，七上章请剿。旨责以不得孟浪从事。盖枢臣中刚毅、启秀，赵舒翘均力主解散，剿恐激变。乃命赵往。次日复命刚往。赵

至，知不可，遽回京。刚至，谕之不听，借口聂军杀其头目，不肯散。刚因循在涿十余日，未及返，而拳匪已来都遍布党羽，假神道设教，托忠义为名，以保清灭洋互相煽惑，士大夫颇信之。势已固结，不可解矣。

皇太后、皇上驻蹕颐和园。一夕有人沿海淀街狂呼，比户烧香。经步军统领衙门拿获李群子一名，按造言惑众例弃市。

上奉慈驾回驻西院【苑】。荣相已销假。朝廷尚须剿匪，迟疑不决。端郡王载漪、庄亲王载勋、濂贝勒、澜公，徐相桐，崇绮，刚毅，启秀、赵舒翘均狃于民心不可失，宜乘机用之。惑圣听，谓八旗兵丁，半入团中。其实端邸备府内，已习其术。又商诸董福祥，令其剿办。董不肯，乃以御外侮自任。十六、十七连日召见卿贰，多依违其词。且德使独赴总署，止之不听。街市汹汹，旗兵列队弹压。德使生疑，在轿内放枪，兵团激怒，致戕德使于途。永定门外，又有伤日本书记生杉山彬之事。亦未获凶。朝廷犹饬缉犯，奈成骑虎，团匪颇狂悍。法使又照会总署，限二十四点钟让大沽炮台，否则将以兵力强占。大廷托词询谋佥同，复各使照会，立令出京，稿乃许侍郎手拟。启秀谓彼既限我时刻，我亦限以二十四点钟。吏部侍郎许景澄，内阁学士联元、太常寺卿袁昶力陈利害。皇上挽许景澄袖哭，谕曰：事若决裂，朕一人不足惜，如百万生灵何。皇太后怒叱，景澄退。濂贝勒坐瀛秀园门外直房，盛气痛诋联元，遂请诛之以示警。太后来允，命荣禄、立山、许景澄、联元赴使馆宣谕。各使复照会云，未奉彼朝命，不敢出京。十八日，遽降宣战之旨。稿乃军机章京连文冲所拟，出自袖中。授载勋步军统领并命办城防。是日，裕帅奏报各国水师已攻炮台，罗荣光与之接仗，闻药库被焚云云。实炮台已失，不敢遽言，迟之二日始奏耳。时东西城内，凡教堂及洋人居，为乱民所焚，处处火起。前门外大栅栏德记洋药庄被焚，致延烧珠宝市、西河沿一带铺户千余家。该处乃精华所萃，悉付一炬，并毁正阳门楼一角，公然搜杀教民，街市间尸横于路。十九日，团与董军合攻交民巷各使馆，又与虎神营合攻西什库教堂。刚毅在军机处见

火起，出院叩头谢神。是日傍晚，皇太后微服乘车，皇上微服步行还宫，枪炮声昼夜不绝，命载勋、刚毅统率团众，副以英年、载澜，赏米银以奖励。缮旨时，刚云是义民，不同饥民，不可用散给字样，措语须得体。

连日纷扰，只长安街奥馆、中国银行焚烧。交民巷各馆，西什库教堂，洋官率洋兵、教民抵御甚力，勇丁死伤千余，哨官阵亡十余员。而武卫中军肆行抢劫，王府井等处官民商贾家，大半一空。团民愈聚愈众，无赖辈悉混入，借端寻仇，任意横行。副都统庆恒、翰林院黄思永、尚书立山皆诬为汉奸。庆恒全家被杀，黄、立下刑部狱。又妄拿平民男妇百余名，指为学道会邪教，骈戮于市。有稍为异议者，辄家亡身丧。王章尽隆，比户自危。各督抚闻其事，多以剿乱保使入告。朝中亦知其非，讳言攻使馆，乃致俄、日、英、德、法、美六国电，大旨谓团民兆[挑]衅，剿抚两难，事属万不得已，致犯众怒，排难解纷，执牛耳挽回时局，仍有望于各国。又由总署通函使馆，谓彼此均勿再放枪炮，恐保护不及，劝令赴津。上并赐以菜蔬瓜果示慰藉。盖攻击匝月，使馆无恙。

六月十八日，裕帅奏津郡失陷与宋庆退保北仓。启秀特荐五台山僧普济，摇铃能涸海水，请饬裕帅物色之，令其抵御轮船。旨即启所手拟。先是聂军奏奉命护路，团与为仇。聂避之督署，军多溃。后攻紫竹林，聂阵亡。提督马玉崑甚能战，奈军火不济，师亦失利。朝廷闻津郡失，二十日拟西幸，征车马于内府，不得而止。屡诏催各省勤王，各督抚奏疏，半隐约其词，均以不可失和为旨。惟山西巡抚毓贤奏称，晋省洋人四十余，以计聚而歼旃，自鸣得意。启阅其疏，拍案叫曰：痛快！刚曰：若各省皆如此，事焉有不济。王协揆曰：噫，伤一洋人，多一不了耳。时言官多箝口。翰林中有迎合徐桐，崇绮意者，谓妄言不可听，委琐可笑。只朱祖谋一疏，尚明事理，然亦不敢伸【申】其说。军机章京继昌，具呈堂官，谓躅乃乱民不可恃，宜速停战。未蒙代奏。旨调李傅相督直，并屡促来京。傅相与刘峴帅等会奏，保全大局，因有饬各省仍还洋款，及保护商埠汉[洋]人教士之旨。七月初一日，李秉衡奉召到京。李先以剿乱为言，比入见，退遽变其说，乃命帮办武卫军，张春发、陈泽霖、万本华、夏辛酉四军归节制。初二日，庄王等面奉懿旨，许景澄、袁昶拿交刑部，次日即正法。十三日宋庆奏北仓已失。退扎蔡村。裕帅用手枪自击而死。始授李爵相全权大臣，徐桐犹悻悻不可。半月前，峴帅等十三人以此入请，袁世凯亦代递美国电称，愿为中国调停。袁并奏议和即可由美入手。不报。至是始有是命，已无及矣。李秉衡十三日始出视师，十四日甫战，全军皆溃。李奏请处分，并参陈泽霖不知兵。摺留中。敌兵进至通州。十六日，定议西巡。派崇，刚留京办事，庄仍办城守，端邸、荣相等随扈，而留武卫中军住守。刚谓荣

曰：虎狼之士，我不能制。十八日因有刚毅帮办武卫军之旨。

先一日，驾仍拟西行，又因车马不集而止。降旨立山、徐用仪、联元皆弃市。五官之罪莫须有，天下冤之，而无识之徒谓可杀者仍不止此。十八日，董军出都，夏辛酉入防交民巷。十九日夜，火器声竟夕。二十日早，夏队撤回北城而去，闻使馆洋兵已出。是日，敌兵抵朝阳门，未刻城陷。申刻马玉崑入见，渝令在厚载门候扈驾。四次召见军机，渝以明日出狩，尽令随行。刚欣然以得去为幸，盖彼等实怂恿也。酉刻，敌兵登朝阳门楼，击破大清门，止而不攻。皇太后率同

皇上、皇后、大阿哥，在宫院焚香，吁天痛苦。扰扰至子刻，太后入寝宫，仍因车马难集，犹豫未决。二十一日早，敌兵攻东华门，荣相策马带小队四十名，自御箭亭东向宁寿宫而来。时礼邸等将往见起，甫行至景运门，守门护军惊骇相告，疑敌已入禁内，荣相带勇敢走，亟掩景运门及乾清门。逾刻探悉无事，荣相缓步至军机处云，进内觅澜公议事，东华门已派勇往御。少憩，同礼邸等再往宁寿宫，预备召见。未至，太监迎告曰：驾已行矣。荣即由苍震门夹道赶赴，礼邸等回抵军机处，各匆匆散归。皇太后亦误闻敌兵入内，虽传不及召对，仓皇手挈大阿哥，皇上、皇后相从，澜公及太监一人随侍，步出神武门。仅有澜公及李莲英内侍车三辆，分而乘之，奔西直门而去。马玉崑扈驾，庆邸等遇于途间，随行。午后闻东华门旗兵当敌人进逼时，竭力抵御，后知圣驾已出，乃尽散去。而城内团匪不下二万人，除先时陆续散去，尚有数千聚于庄王府，及分住阜城、西直各门，至是皆逃溃。闻车驾诣颐和园，少坐即赴贯市。皇太后改乘驮轿，皇上仍乘车，御用服饰皆未及带。噫！团匪本属市井无赖，乌合之众，借端滋事，乃王公大臣中竟误信为忠义奋发，假恩纶奖许，以益助其气焰，遂致误国殃民若此。军机章京继昌七月十六日入直，犹具呈礼邸，谓乘輿不可轻出，万国公法有不准以兵入宫禁之条，速遣总署王大臣赴使馆宣谕，犹可止之，亟为城下之盟虽属下策，尤胜于无策。奈刍蕘之言，不克上达，彼二三亡国之臣，只知顾惜一身，苟且偷生，方以避敌为得计。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，其罪可胜诛哉。嗟嗟！上何以慰九庙之灵，下何以列天下臣庶，只有付之痛苦而已矣！